

張獻忠七殺記

獻賊之三入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。而閨中婦女，或閉戶自焚，或罵賊以死者，無算也。

蜀碧者：哭蜀也。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

丹稜彭遵泗著述

蜀碧

張獻忠三次入蜀屠戮記

第 11 卷
第 1 期
1982 年 1 月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中国音乐史论

碧 蜀

中国音乐史论

枝

蜀書：哭蜀書。哭蜀者：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，以弔忠魂，烈魄於地下也。蜀之險，甲天下；絕其要塞，雖百萬可立挫焉。賊一入寇，秦良玉拒之；向景瞻、陳奇瑜脫去，則賊亡之久矣。嗣昌委賊於蜀，夫人知之，而捷春不知也。賊襲蜀之藩籬，守重慶之門戶，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，此其在誰哉？故曰：哭蜀者：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也。

獻賊之二入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蜀之受禍極矣！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，盡節者不可勝數。而閨中婦女盡閉戶自焚，或罵賊以死者，無算也。戎馬倥傯，其事不必盡傳；傳者，又盡由表述。筆之於書，使後之君子，得以考之，則死者可以無憾。故曰：哭蜀者：所以弔忠魂，烈魄於地下也。

羅者，余嘗論其大略，特未暇詳；今余弟馨泉，採擇成編，頗爲詳悉，是固余之志也。嗚呼！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，而殘忍若此！天實爲之耶？抑人事使然耶？覽是集者，必將有嘆息江下而不能已者已。故曰：哭蜀者：哭蜀也。

蜀碧卷一

起戊辰止癸未

「戊辰」(崇正元年)

冬十有二月，陝西賊大起。陝西連歲大祲，平涼延安間，饑民相聚爲盜，首

亂者：王子順，苗美，張聖，姬三兒，王嘉允，黃虎，小紅狼，一丈青，龍得水，混江龍，掠地虎，上天猴，關王，孟良，劉六等，名目甚衆。督撫討之，久無成功。其後併小爲大，李自成，張獻忠，虎視臨張；秦，楚，豫，蜀之間，戰無堅

陣，攻無堅城，肝腦塗中原，而明社屋矣！

丹稜學博何修云：天啓間，蜀大旱，遵義守令蔡黃冠禱雨。歸章者伏地隔日，及起，守詢之，云：「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，章出甚遲」問議何事，云：「戰場始於陝西」。至崇正初年，秦中賊果起。(修，明季遵義人。)

已巳

四川地大震。（是後不書四川，所紀皆蜀事也。）

【庚午】 【辛未】 【壬申】 【癸酉】

秦蜀二境，聲柝相聞；賊既亂秦，蜀豈無知？而瞿塘，劍閣間，不聞修邊備；實軍儲；袖手以待賊入，何與？備餒歲次，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。

【甲戌】

敘州母豬洞。銅豽鳴，聲聞一晝夜。

二月，流賊張獻忠，始自楚犯蜀。獻忠陝西膚施人，本將家子。少時從軍犯法，得總兵陳洪範赦免；劉構檀為洪範像，事之。其為賊也，與羅汝才同起。獻忠身長而瘦，面微黃，鬚一尺六寸，儼勁果俠，軍中稱為黃虎，又號八大王。二月，自鄖陽渡漢，犯襄陽，連陷紫陽，平利，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。

賊陷興州府及大寧，大昌，開縣，新寧諸邑。賊自大昌，人皆走避。有羅傑者，獨坐室中，正衣冠，閱書史；賊入，罵之，遇害。

賊犯梁山，邑人申書涂與躍走之。原以中書家居，賊至，集鄉勇，與戰，銳敗。賊本徐肇山徑，動用竹索轟石飛擊之。又以毒矢射賊，中者見血立斃。賊遂入

巴州，爲川兵所破，去太平。不礙女士司秦良玉，將兵至夔；蜀撫劉漢臣，運長壽之米，順流濟師。賊知有備，不攻。太平圍解。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厚，以蜀人治蜀兵，不許。

賊攻保寧，不下；走犯廣元，城上礮石擊之，遁。賊攻保寧，推官張一鶚，按臣劉宗祥，川北道夏時亨，共謀守禦，不能下。未攻廣元，圍七晝夜，城上人礮石擊之，賊遂遁。

方賊犯彝陵，松滋，入歸巴萬山中，荊州推官劉振纓，提施兵從戰香溪壩，平陽場，斬獲殊衆。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，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，珙有胡地冲之捷，許名威有佃女山之捷；當時川撫若輩有石壁兵，力扼巫夔，不令得人，諸鎮戮力，可望成功。迺施兵以援荆東下，舍之勿追。夔關天險，無一敢誰何，此賊入蜀之始也。

〔乙亥〕〔丙子〕

先是賊既退秦楚間，藩封數陷。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，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，以書諫曰：『高皇帝衆建藩輔，恭聲緒緒，數年以來，踏命亡氏，失其國

家。此數王者，非真有敗德失道，見絕於天也。直以擁富貴之費，逞便安之計，爲賊所利，而不思自全，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？今楚氛日惡，襄陽失守；曹闕，姚黃，（時姚黃賊初起）陸梁左右；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。夫全蜀之險，在邊不在腹。若設重戍於夔門，劍閣，誠足自固。否則黃牛，白帝，亦屬曠庚；黑水，陽平，更多岐徑。適欲坐守門庭，謂爲設險；不可解者一也。往者蘭貪撲滅，賊賊逃遁；止以藹兵力有虧，獻地利不習。今者荆襄撤其藩籬，秦隴塞其唇齒；揣量賊情，益無忌，而欲援引前事，冀倖將來，不可解者二也。至於錦城之固，不及秦關；白水之險，寧踰湘漢？此可恃以無虞，彼何爲而失守？且城如孤注，救援先窮；時及嚴冬，長驅尤易。累卵不足喻其危，厝火不足明其急。而繕事泄泄，以幸苟免；不可解者三也。殿下計，宜召境內各官，諮諏謀議。發帑金以贍戍卒，散朽粟以慰饑民，申明禁以緝所養養頭，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。募民兵以守隘，結豪目以資援。政爲內修，聲勢旁振；則可易危爲安，轉禍爲福。苟或不然，蜀事誠真知所終矣！竊教殿下危之。王不能用。（吳，江南人，才辯闊達，有謀略，後殉於蜀。）

震。

閏四月，雅州地震。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。敘州，建武，瀘州，越雋，皆同日

五月，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，連陷南江，通江等邑，尋退去。（自成出身事

見正史，此處從略。）

劍州大水。先一日，沿灘巨石數百，皆反覆無定。及水至，民登州堂以避者

免，餘俱漂沒，黃腸凶具，架屋櫟者疊疊。

九月，龍安地震。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。工科給事中吳宅英言於朝

曰：「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，壯丁死於瘡痍，老弱困於騷動，以此城邑空虛，關梁不戒。賊蹈瑕抵隙，連陷南江通江二邑。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，易視賊。占曰：「地震主亡。」又曰：「地鳴者：伏屍流血，災不徒設。」臣竊憂之。」

（宅英潼川人。）

十月丙寅，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，總兵侯良柱戰死。李自成，混天星，過

天星，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光州，分其軍爲三：一由黃壩攻七盤關；一由黎樹口，麥坪入廣元；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，土門塔，向白水。侯良柱壁廣元，賊至力

戰，死於陣。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。（良柱陣亡，有屍無首，後削生前官職。）
賊陷昭化，知縣王時化死之。初五日，賊分兵守二郎關。初八日，從淺灘過河，破昭化，知縣王時化不屈死。

賊破劍州，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死之。先是初九日，賊攻劍門，州吏土塞石牛道，不得過；回屯江口。初十日疾趨攻劍州。城將破，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：「城不可守，吾惟有死耳，爾等避之！」衆不忍去。尚卿書：「城空不可守，仗節爲誰危。苟竄那無計，殊羞孤影隨！」數語，匿於懷。于鼎與尚卿共守城，城陷，尚卿自縊死。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，督衆巷戰，奮臂擊賊；賊怒，支解以死，子姪皆被殺。（尚卿福建舉人。）

賊破梓潼。十二日，梓潼破，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，給賊曰：「家有積金，窖之江邊，願取以行。」賊善，同至園子潭，氏奮身投水死。

賊陷江油，執知縣馬宏源。賊破梓潼，三分其軍：一往綿州，一往鹽亭，一往江油。江油陷，知縣馬宏源被執，不死，尋提問。

賊攻綿竹，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。

賊至綿州，彰明，安縣，羅江，德

陽，漢州。聞風先潰。攻綿竹，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，令之跪。鐸大罵不屈，殺之。復脅趙氏，氏亦大罵，賊又殺之。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，避亂西山，聞賊近，恐其辱也，拔一簪授婢曰：「吾不能逃，汝速去！萬一得生，汝主自北歸來，持此語之！我不敢爲家門羞。」一囑畢，投崖死。

賊焚新都，越一日焚彭縣。

賊掠郫縣，主簿張應春死之。攻溫江，丞簿縱繫囚逃。

賊破金堂，典史潘夢科死之。鹽亭一股賊，抄西充，折遂寧，趨潼川，直走金堂，攻破之，夢科不屈死。自是重慶以下，皆戒嚴矣。

賊圍成都二十日。蜀王之墳柏刑焉。

冬十有二月，總督洪承疇，總兵曹變蛟，帥師援蜀，次於廣元。

初，巡撫王維章，以賊去而侯良柱激隘兵也，相齟齬；上書言之，朝廷深以爲憂。維章守保寧，良柱守廣元。及廣元破，良柱戰沒，賊直逼成都，維章反在其下，不及援。按臣陳廷謨，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寧，松茂之兵來援，又自以使事訖，新按臣梁士濟已至，意可弛擔。有詔維章，良柱，俱落職，戴罪自贖；廷謨降

三級。蓋不知良柱之死也。時輔臣劉宇亮宗人，殲於綿竹，告家難；上逮治維章，以傳宗龍代之。

「戊寅」

春正月，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，賊還走陝西。

是役也，賊陷州縣三十六，燬創甚。

夏六月，秦寇再入蜀。寇由陽平，白水再入蜀，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，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，卻之。

己卯

保寧天鼓鳴。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，自動不止。

夏五月，以參政鄧捷春撫蜀。（代傅宗龍也。）

秋八月，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。先是十一年夏四月，張獻忠僞降於穀城。

理臣。竊以燦賁賂黃金歸島千，珠琲價斗，仙貨累萬，受其降。及是年五月，獻忠復叛，攻殺知縣阮之錫，漢東大擾。上命開都楊嗣昌督師討之。賜上方劍，宴於舟臺後殿，上手觴嗣昌三爵。賜以詩云：『鹽梅今暫作干城，上將威嚴細柳營。一掃

寇氛從此盡，還期教養遂民生。」書用黃色金龍帳箋，後署云：「賜督師輔臨嗣昌。」

張獻忠寇蜀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。先是左良玉經辦山敗，（在七月）獻忠謀入秦。秦督鄧崇儉，率副將張應元，汪之鳳，賀人龍，李國奇扼興安。賊犯興山，太平等縣，屯於永安關，大巴山，分水嶺，秦蜀之交界。又從義溪走馬洞，沙子嶺，以圖合江；從鹿耳坡，高竹坪，以圖大寧。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，同副將王之綸，方國雲，分地拒險。八月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。之綸力戰不支，都司何明沒於陣，裨將多傷。

九月，方國雲都將岳宗文，譚錫，破賊於三尖峯。

時又破之於黑水河。張獻忠，羅汝才分其軍，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家坡入楚。

冬十有二月，流賊羅汝才犯蜀。（汝才綽號曹操。先豫中童謠云：臺，曹操今再來。」汝才因假以爲號）。

【庚辰】

春，全川地鳴。

夏五月，石砦女士秦良玉，大破羅汝才於夔州。汝才入巫山，爲良玉所扼，遂犯夔州；良玉師至，遁去。已而邀之馬家寨，斬首六百級。又追敗於留馬垣，斬其魁東山虎；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。又破之仙寺嶺，擒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場天等六人，賊走大寧。

六月，安岳紅雨，着物俱赤色。

秋七月，督師楊嗣昌駐師犍陵。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，遣間說左良玉曰：「獻忠在，汝必見重。」良玉迺還而不攻。賊得與山民隱市，芻米酪，收潰卒，養痍傷。久之，自與房走白羊山，西合羅汝才，悉銳來攻夔州，官兵大潰。楚將張應元中流矢，突圍走；參將汪之鳳等戰死。嗣昌在襄陽聞之，迺還師犍陵。

嗣昌慮恢復自用，又煩瑣無大略。軍行必自裁進止，千里待報，動失機宜。其駐犍陵也，借藉士飲酒賦詩，一月不進。取華嚴第四卷，謂可咀蝗已旱，晏然下教郡邑，且以上聞。朝士聞而嘆曰：「文若將其敗乎？擁百萬之衆，戎服講經，其已衰甚，將何以戰？」嗣昌楚人，不欲賊一騎蹂楚。其初至軍，卽謀以蜀困賊，謂：「一

蜀地險遠，極邊則松潘諸蠻。吾藉將士力，盛賊而致之蜀。蜀能守則守，不能守，棄營萬松雅之間以陷賊。秦兵既棧道，臨白水；滇兵屯曲靖，扼白石江；我率大兵掩擊其後，驅入松潘諸蠻中，可制賊死命。」又恐蜀之門戶堅，反而決關，凡蜀兵之強者，輒調之以飾他備。巡撫邵捷春戲下，止弱卒二萬，守重慶。捷春憤曰：「令甲失一城，巡撫坐；今以蜀委賊，是督師殺我也。」爭之，不能得。

時嗣昌又下檄曰：「賊東走大寧，大昌，由彝陵下荆襄者，我當之；西走紫興，房竹，入渠者，左良玉當之；伺四川，走夔門，邵捷春當之。」又令蜀撫秦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，專守夔門。用楚大兵從房竹逼賊於大寧，大昌，勢如圓盤，點滴不漏。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，堅守各隘。會隘將覃思岱，楊茂選者，不相能，思岱陰中茂選，捷春不察，立召茂選斬之，卽以兵屬思岱。一軍皆怨，相率委去，賊遂從此隙入，諸隘駭散。賊直斬夔關，從白馬渡過江，達壁州，西關，縣及蓬縣矣。（見研齋文集）。

巡撫邵捷春移奏良玉兵至重慶。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，捷春遣往按行營壘。遇秦，秦寇悉佩刀，左右男女十餘人。然能制其下，視他將加肅。爲陸置酒，款

曰：「邵公不知兵；吾一婦人，受國恩，應死，所恨與邵同死耳！」之通請其故。良玉曰：「邵公移某自志，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；而遣張令守黃泥窪，固已失地利矣。賊在歸巫萬山之上，俯瞰吾營，鐵騎建瓴而上；張令破，次及我，尙能救重慶之急乎？且關部驅賊入蜀，無知悉皆知之。不及此時爭山奪險，令賊毋敢卽我；而坐以設防，此覆軍之道也。」

九月，張獻忠陷大昌，總兵張令死之。捷春收兵扼梁山。先是萬元吉駐巫山，邵捷春駐大昌，相聲援。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，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，水淺地狹，難持久。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爲第一隘，而夜叉巖，三黃嶺磨子巖，魚河洞，下涌諸處，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。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，三黃嶺，竄下馬渡無備，破之。元吉急撤諸將，遣之於譚家嶺七簪坎乾溪；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，捷春用羅洪政，沈應龍二將兵助之。已而獻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，進屯開縣。嗣昌聞蜀兵潰，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，斬以殉。

是時張令中流矢死，石砭軍亦覆沒。令故奢崇明降將，年七十餘，能馬上用五石弩，中必貫革，忠勇善戰，軍中號神弩將，捷春倚之。然性輕敵，時有賊策一騎

於山，呼其壘曰：「誰是張將軍？」令易之，驢馬出，賊曰：「若善弩，今用相報。」發矢中項以沒。

良玉兵既敗，單騎見捷春曰：「事急矣！盡發吾溪洞之卒，可二萬。我自餽其半，餽之官，足破賊。士官家調兵，用一箸一帚者最急。箸以能飯者畢至，帚則掃境盡出也。」捷春見嗣昌至己不相能，而蜀無見糧，嗣昌之人詎可信？遂謝良玉言不用，自收其兵扼梁山。

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：「某降有日矣，而公不我用，有疑我心乎？」邵曰：「軍機大事，汝新從賊來，固不能無疑。」賊曰：「吾從賊久，恨失身，欲圖報國；公疑則速殺我，否則當早用吾計！今賊大衆既疲，乘饑可滅。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，雖百萬衆，無能破之矣。」捷春從之。賊盛言諸賊山中所有窖金銀處，以動將士。而道上所遇，皆餓殍無人色，其死者剖其腹，盡草樹皮。謂可信，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，皆覆沒焉。

捷春退屯歸州。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，獻忠以梁山河水深，不得渡，謀於汝才曰：「達州河淺，不如自開縣西走，復東向而趨達州。」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，